

工农兵作品



九号巡逻艇

李英等著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收集的五篇作品，寫的都是海軍和漁民間的血肉关系。“九号巡邏艇”，寫一个赶馬車的老大爺，为了感謝九号巡邏艇上的海軍同志救了他的騾子，特地在騾子身上印上“九巡”兩個字。“永远活在漁民心里”，寫某海島上，一个年輕的战士，虽然在敌人偷襲时英勇牺牲了，但是他那英雄形象永远活在漁民的心里。“二十元錢”，寫某班長看見一个老大娘家里丢了錢，打罵孩子，就把自己剩下的錢，当着拾到的錢給了她；后來，老大娘找着自己的錢，就激动地把錢送还给班長。“海嬰”，寫某衛生員在一个嚴寒的夜里，怎样冒着風雪救活了一个重病的孩子。“兩粒南瓜子”，寫某部一个炊事員在某海島上种南瓜的故事。

書号：0735

九号巡邏艇

著 者：李 英 等

插 圖 者：肖 林

出 版 者：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印 刷 者：天 津 市 第 一 印 刷 厂

(天津一區和平路377号)

發 行 者：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 9千字

印張：13/18

定價：(4)七分

印數：1—100,000

1956年4月第一版

1956年4月第一次印刷

目 錄

九號巡邏艇.....	李 英 (2)
永遠活在漁民心裏.....	黃國寧 (7)
二十元錢.....	王玉霞 (12)
海嬰.....	海 鷗 (15)
兩粒南瓜子.....	文 雄 (20)

九號巡邏艇

李 英

小北風呼呼地颳着。我提着行囊，順着公路走得正起勁的時候，忽然聽到後面有吆喝的聲音，回頭一看，是一輛馬車，拉着滿滿的一車棉花。我心裏本來很想坐車，可是見車上滿載棉花，就不好意思問了。我連忙閃在路旁讓馬車過去。

趕車的是一個老大爺。他勒住了騾子問道：“同志！到哪裏去呀？”

我笑着回答說：“到威海去！”

老大爺把手一抬說：“上車，一塊走！”

“到威海需要多少錢？”

“什麼，錢？順便坐坐車要什麼錢！”老大爺一手拉住韁繩，一手拉着我說：“快上車吧，一家人還客氣什麼？早趕到好多做點工作

呀！”

我無法推辭，說了聲“謝謝”！就上了車。

老大爺一揚起鞭子，兩匹高大肥壯的騾子仰起頭，豎起耳朵，順着公路奔跑起來。在談話中，我知道老大爺姓張，今年五十二歲。他從二十五歲起就給地主趕馬車，土地改革後，才分得了這輛車。現在趕着自己的車子，掙錢養活一家大小。

風停了，騾子喘着粗氣，“呼嗤，呼嗤”地用力跑着。我發覺騾子屁股上印有“九巡”兩個字，於是好奇地問：

“張大爺，為什麼騾子的身上印着‘九巡’兩個字呢？”

這一問好像問到了張大爺的心事，他兩眼看着騾子，把鞭子揚了一揚，說：“提起來話就長啦，我為了不忘記這騾子的救命恩人才印上的。”

“張大爺！你能不能講給我聽聽呢？”

他興奮地揚起鞭子，打了一下騾子，就給

我講開了：

“今年十月十四日那天，我們有五輛馬車，坐着兩隻連結在一塊的大木船，到××島上去參加修建工作。船行到大海裏，大風颳起來了。照海軍同志的說法，有什麼八九級風，不管它幾級吧，反正颳得呼呼直叫。浪頭滾來，跟小山一般高，船被浪打得一起一落，搖晃不定。咱雖然生在海邊，可是從小就在陸地上做活，真受不了，哇哇地直吐。另外幾個趕馬車的，臉也黃了，像得了霍亂病似的，也都吐起來。騾子也隨着船亂動。船老大看見這情形，也有點發慌，放大喉嚨喊起來：‘喂！喂！風太大，都坐穩！不要亂動，注意把騾子勒緊！’我用力地勒着騾子，頭直發暈，眼直發黑，也不知道腦袋有多大，只聽得浪花嘩嘩地怪叫，嚇得連睜眼看一看都不敢。騾子仰起頭嚎嚎地狂叫，兩隻後腿亂跳亂踢，‘撲通’一聲，突然騾子掉到大海裏去了！我要求船老大想法救一下，船老大說：‘這樣大的風怎麼行？’

別救不了驢子再搭上一條人命。’我眼巴巴看着驢子在無邊無沿的大海上，隨着浪花翻騰，一會兒被浪花淹住，一會兒又露出頭來。同志，你知道那時我心裏多難受呀！我心想：這回驢子活不成了！十五年來牠不分晝夜地跟我一塊南奔北走，這次難道就死在大海裏了！我全家今後的生活怎麼辦！驢子順着浪花越游越遠，我心裏越看越難受，急得淚也掉出來了。

“忽然海上傳來了嗚嗚的汽笛聲，咱們的海軍巡邏艇開來了。船上的人都說：‘請海軍同志幫你救救吧。’我想，這樣大的風，海軍同志就不怕冷不怕死了嗎？而且這匹驢子又不是海軍的，人家會管咱們的閒事！

“海軍同志看我們都朝着驢子亂指劃，就知道出了事，汽笛尖叫了幾聲，開起快車就去追驢子。巡邏艇開到離驢子有二三十步遠的光景，有兩個海軍同志跳下海去。他們兩人用手一撲一撲地向前游，一會兒被水淹沒，一



會兒又浮上來，這時我心裏撲通撲通地跳得更加厲害。這兩個同志用力地游到騾子跟前，抓住了騾子的籠頭。艇上放下吊桿，就把這條快要淹死的騾

子吊到艇上去了。

“巡邏艇救起了騾子，接着尖叫了一聲就向××島開去。我坐木船到了××島，趕緊下船，跑去看騾子凍壞了沒有，誰知海軍同志點着了火，正在給騾子烤着取暖；還有一個同志端了一盆稀飯給騾子喝。我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，只說了一句：‘海軍同志，你們救了騾子，就是救了我全家啊！我怎麼樣報答你們的恩情呢？’海軍同志很和藹地說：‘老大爺這算

什麼，人民海軍是人民的隊伍，幫助老鄉是我們的責任，這沒什麼值得感謝的。’

“經我再三地要求，同志們才告訴我那個艇是九號巡邏艇；那兩個同志一個叫李安家，一個叫張海。我為了不忘救命恩人，才在騾子的身上印上了‘九巡’兩字作為記號。”

永遠活在漁民心裏

黃國寧

南澎島是我國沿海某地的一個小島。

一九五三年九月間，一股蔣賊軍竄擾到了島上。十月間，我們海軍艦隊配合陸軍渡海第二次解放了南澎島，把島上的蔣賊軍一網打盡。

觀察通訊站戰士邱安同志，就是在敵人竄擾時壯烈犧牲的。十二月間，我到南澎島訪問時，島上追悼邱安同志的大會已舉行過

了。可是當地漁民兄弟並沒有忘記這個英雄的青年水兵。他們都懷着悲痛和惋惜的心情，向我講述着邱安同志的事蹟。

一個曾經和邱安同志並肩作戰的民兵隊長說：

“那天早上，天還沒亮，蔣賊的軍艦就來了。當時我在山下，看看勢頭不對，連忙跑上山去報告邱同志。他剛起來，正準備做飯，一聽說發現敵人軍艦，立刻放下小鐵鍋，拿着槍，揹着手榴彈跑了出來……

“我跟邱同志跑到山腳時，蔣賊的砲艇已駛到南澎前，六個賊兵坐着小船向渡口划來。我們埋伏在石頭後面，看得很清楚。我叫邱安同志快開槍，他搖搖頭，沒有吱聲。等這六個賊兵爬上石坎時，只聽見嗖的一聲，邱安同志才扔出去一顆手榴彈，隨着一聲爆炸，黑烟騰起，賊兵當場倒下一個。我高興得叫起來，把手裏的手榴彈也扔了出去……

“本來，我跟邱同志在一塊，一點也不害

怕。就是性子太急，手榴彈扔出去沒有響。我們這一打，可把賊兵嚇慌了！媽的，艇上的機關砲都轟隆隆地響，砲彈就落在我們身邊，子彈在頭頂上‘咻咻’直叫。我從沒有上過陣，說實話，砲一響，心裏也有些慌。……

“邱同志好像知道我的心事，說：‘老楊，不要怕，沒什麼！’我見他立在那裏像鐵打似的，子彈從耳旁飛過，理也不理，只是性子急，找不着目標就罵。這時我心裏想，邱同志歲數比我小，他不怕，我怕什麼？這麼一想，我腿一站直，胆也壯了！”

“後來，賊兵大概知道我們只有兩個人，幾個賊兵上來了。邱同志的子彈已打光，他把步槍撂下，抓起剩下的一顆手榴彈，準備跟他們拚。真是天不長眼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一陣機槍掃來，邱同志的右胸被打着，倒下去了。手榴彈還抓在手裏……”

一個老漁民也嘆息着說：“這孩子死了真可惜！那天，軍艦已經來到門口，我看見阿邱

他們從山上下來，才想起他還在這裏，可真把我嚇壞了！這孩子，在這種時候，還不趕快躲起來，給這班海賊知道可了不得！我正想喊他，他已經在向大夥說話了。他說：‘伯叔兄弟們，不要怕，有我們。他敢來就跟他幹，我們絕不能讓一個海賊爬上南澎島！’話還沒有說完，他就帶頭衝下去了。當時，我眼淚都掉下來了……同志，你們雖是參加革命，家裏也有父有母的。你說，我眼看着邱同志為我們漁民去拚命，能不心痛？……難道他就不是我們的親骨肉嗎？”

有一個看來還是小孩模樣的民兵也插上來說：

“有一次，邱同志還問我們民兵隊有沒有困難，有人說：就是缺頂帽子，夜裏放哨頭太冷。沒幾天，邱同志就替我們買來了二十四頂帽子，說是公家解決的。後來我們才知道是他拿自己的津貼費買的……你看，我現在還戴着。

“這回打南澎島，我們民兵隊都報名參加，走在頭前。我們提出要為邱安同志報仇！……打南澎島那夜，船一靠上，我就跳下水去。不管機槍掃得多兇，我從浪裏爬起來，就跟解放軍同志衝上去。我一踏上南澎島，就恨不得立即把這些強盜一槍一個殺盡！有一個賊兵，看見我們登陸，扭頭就逃。我追上去就是一槍，誰知道心太急，沒有打着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舉起槍托就劈，只一下，就把那個賊兵劈倒了……”

當我離開南澎島的時候，我看到民兵們都揹着槍，協助駐軍，到海濱去巡邏。我也彷彿看到邱安同志的英雄事蹟，不但已經活在這些年輕漁民的心裏，而且已經使這些年輕的漁民行動起來了。

二十元錢

王玉霞

有一天下午，上完文化課，排長和五班長一塊走着。五班長說：

“排長同志，現在小鋪添了不少貨，走吧！”

“不去啦，這個月的薪金，買了公債，除了伙食，現在只剩二十元啦，昨天家裏來信要我寄錢回去買肥料。……”排長還沒有說完，五班長接着說：

“那我們就踴躍吧！”

他們走到村子的東頭，忽然看見王家小寶坐在地上哭得喘不過氣來，臉上還有五個手指頭印。五班長把小寶往懷裏一抱，哄他說：

“小寶，誰欺負你，告訴海軍叔叔！”這時，

“咣噹”一聲門響，王老媽媽氣憤憤地走出來了。排長忙問：

“老大娘，為什麼生這麼大的氣？”

“同志，你哪裏知道，昨天小寶爹從東山寄回來二十元錢，這孩子一見，就吵着要放在他身邊。誰知道他昨晚在你們那裏看完電影回來，今天就不見了。我們眼看就要揭不開鍋蓋，再說他爹回來還得鬧！……”王老媽媽話還沒有說完也哭了。

排長知道當地漁民出港捕魚，過去常常被蔣賊軍搶掠得網破船空。最近雖說政府有組織地保衛他們到東山撒網，但是賺點錢回來也挺不容易，忙問道：

“老大娘，錢是什麼樣的？”

“四張都是五元的。”

排長忙安慰她，說自己願意幫助她把錢找回來；叫她不要難受，千萬別再打小寶。排長回隊後就東找西尋，連垃圾堆也翻過了，但是哪裏有錢的影子！他在隊上點名時又問了

一下，也沒有人拾着。晚上，他睡在床上，反來覆去地想，終於想出一個辦法來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排長起床後就往王老媽媽家裏跑，一進門就說：“老大娘，錢找到啦！”

王老媽媽信以為真，伸手接過錢，數了又數，感激得直掉淚說：

“這是半張網啊，誰給我找到的，我一定要親自去謝謝他。”

“老大娘，不用謝啦，我們海軍同志拾到黃金也要送還的。”排長說着就走了。

這天下午，王老媽媽氣喘喘地跑到營房裏來了。她一隻手提着一頂帽子，一隻手拿着二十元錢，見到排長就說：

“同志，我老糊塗了，那二十元錢哪裏是我的！剛才我給小寶洗帽子，發現帽子裏裝着二十元錢，這分明是小寶自己忘了的。同志，你這二十元錢是誰的，趕緊還給人家吧！”她說完，就把錢往排長手裏一放。排長愣住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五班長是明白底細的，

就說：

“老大娘，這是我們排長準備寄回家的錢！”

王老媽媽一聽愣了，感激地說：

“同志，你們待我們真比待自己的家還好哇！”

排長笑着說：

“老大娘，別這麼說了，你家我家難道還不是一樣！”

海 嬰

海 鷗

連日的大風大雪，池塘、窪地都結了厚冰。海洋上的隆冬已經來了。

吹過熄燈號了，王大明剛把冰涼的被窩睡暖和，忽然門外傳來了一個女人的叫聲：

“衛生員同志在家嗎？”